



## 果园风情

◎杨金现  
(河南平顶山)

早年的一天,儿子从郑州打来电话:“伯,您孙女吃梨时说没见过梨花。在咱西厢房后边那块地里栽点果树呗,开花时我带她们回家看,果熟时我领她们到家摘,也能多回去几次看看您和妈。”

好主意!我把院里的杂七杂八的树清理掉,开了一方果园。一圈花椒作围墙,栽下黄桃树、白桃树、秋桃树、冬柿子、软枣柿,还有一棵核桃树和稀疏的面梨树、沙梨树。树下种了蒲公英,又放几箱蜂。春夏有花,四季有果,十分惬意。

我修枝打杈,喷药预防,天高浇灌,养蜂摇蜜,忙亦乐乎!

起春了,它们的枝条变绿了。雪白的梨花、粉红的桃花、金黄的柿花、黄灿灿的蒲公英,这花开了那花开,你追我赶,争奇斗艳。蜂蝶在花间采粉弄蜜,嘤嘤嗡嗡,像在演奏乐曲。阳光煦和,微风轻拂,空气中飘散着缕缕清香。

孙女回来了,打个提溜爬到桃树上,鼻子对着花蕊深深吸几下:“甜香。”折一枝,别在发间,头像波浪鼓样转几下,笑着问我:“爷爷,好看?”

夏日,各种果树生机勃勃,枝叶繁茂,浓荫如盖。在果树下支个小石桌,搬几块青石为凳,便是乘凉的好地方。村里的老邻居来围坐一起,侃大山,摆城墙,谈天论地。我看树上有熟的桃儿、梨,便摘下招呼大家,再泡上几杯蜂蜜,在闲适清静中体味岁月的温柔。

金风送爽的日子,果园里硕果累累。红白相间的秋桃,如姑娘涨红的脸庞;身披绿衣的青梨在枝头摇曳;柿树上将熟的黄柿子、熟透的红柿子,如一个个小灯笼悬金挂彩。秋桃掰着吃满口清甜,青梨啃着吃脆甜无渣,柿子吸着吃爽滑顺溜,真是大饱口福了。

立冬以后,万物凋零,果园又是另一番风光。朔风吹起,柿树叶

像一个个风筝在果园上空飘来荡去,打着旋儿落下,给果园铺上一层软绵绵的地毯。树上的果实不藏不躲,裸露枝头,摇摇摆摆,煞是喜人。冬柿子一个个泛着红光,外面还结一层薄薄的白霜,朱实金悬,流金饰彩,向人们发出甜蜜的诱惑;软枣柿小巧玲珑,似玛瑙、似珠玑、似珊瑚,也似在和我们挤眉弄眼;面梨悬挂枝头,一会儿露出半个黄脸,一会儿露出半个红脸,像给我们玩魔法;沙梨其貌不凡,似铁制铃铛在风中摇曳着。

在果园里搭个柴棚,把果子摘下来放棚上,到天寒地冻时,上到棚上,扒开雪下的柴草,里面的果子一个个捏着软乎乎的。冬柿、软枣柿吃着凉甜醒酒,消炎润喉;面梨吃着面甜,沙梨吃着沙楞楞的甜。自己吃不完,给七邻八舍、亲戚朋友送些,大家一起分享生活的甘甜。

果园不大,风情万般!

小时候,我总喜欢跟在母亲身后,在热闹的灶台前,看她巧妙操控灶膛里的火焰,烹饪出满屋子的香气。那时的我,对灶台充满敬畏与好奇,那团跳跃的火焰,似乎就是一个小小的天地,既能将食物烹调得美味可口,又能带给我们温暖和慰藉。

灶台,是家的象征,是温暖的源泉。寒冷的冬天,灶台更是我们最向往的地方。雪花飘舞,北风呼啸时,家里的灶台总是热气腾腾,温暖如春。

我清晰地记得,母亲烹饪时那专注而认真的表情。她熟练的动作

仿佛是一种艺术,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传承。油温刚刚好,菜肴下锅,瞬间响起噼里啪啦的声音,那是食物与热油的交响曲,是人间烟火真实写照。我站在一旁,看着那团团上升的烟雾,闻着诱人的香气,心中充满了对母亲的敬爱与对美食的期待。

灶台,又是情感的交流站。家人围坐在灶台前,分享着美食和欢笑,讨论着春种秋收,畅聊着奇闻趣事,每一个细微的动作,每一个微妙的表情,都透露着家人之间的温情和关爱。我记得在冬日的午后,父亲总会坐在灶台前,一边添柴火,一

边给我们讲古老的故事。那些生动的情节和丰富的感情,都深深印在我的心中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社会的发展,灶台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。煤气、电炉、微波炉等现代化设备让做饭更加便捷高效。然而,那种对灶台的依赖和情感却始终难以割舍。

如今虽然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围在灶台前看着母亲烹饪,但我依然会怀念那些与灶台相关的时光。每当我在厨房里忙碌时,总会想起母亲那熟练而专注的模样。那种感觉是如此的熟悉和亲切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烟火气息的小厨房。

## 温暖的灶台

◎戴静敏  
(四川遂宁)



## 美妙的半小时

◎颜巧霞  
(江苏盐城)

有电话来,是陌生的号码,来自石家庄。摁下接听键,并不熟悉的方言噼里啪啦戳进耳朵里,我定了定神,努力分辨了一下他说的话:“猜猜我是谁?”我心里一个咯噔,警报拉响:“是骗子行骗来了?”我冷下脸来:“不知道,挂电话了!”那边急了:“我是通城的!”通城倒是有亲戚,我的大姑妈在通城。我慎重起来:“你要是表哥,就叫我的小名吧,要不我就挂电话了!”电话那头哈哈大笑起来:“丫头,你真的不记得表哥了?”这爽朗的笑声叩开记忆之门,的确是表哥的声音,只是听上去苍老了许多。

表哥在电话里娓娓地问我母亲的身体,弟弟和我的婚姻工作情况……我一一回答好,也问候起他。人到中年的他,依然干老本行——木匠,如今在石家庄的一家建筑工地上做木工。我忧心忡忡地说:“哥,房屋的高处你不要爬上去,让别人爬!”表哥又一次爽朗地笑起来:“丫头,在一起干活怎么好占别人的便宜,危险的就让别人干?这

也不是你哥的性格……”我改口:“哥,那你小心一些!”这样谈论生计艰辛,引我为他担忧,一定不是表哥打电话给我的本意。他话头一转,说起我小时候的事。

提到从前,事情还得从我大姑妈做小姑娘那会儿说起。其时,家穷又遭旱灾,姑妈不辞而别离开父母,一路漂泊到通城,遇到大姑父,家里有地,还养羊,算是个能填饱肚皮的人家,姑父人忠厚老实待姑妈也好,大姑妈就留在通城与姑父成了家。表哥长到十岁左右,姑妈不堪忍受思乡之情,带着姑父表哥三人归省。全家人喜极而泣,原来姑妈在人世安好。

等到家乡再遭水淹,全家人去通城姑妈家避难。那一年,我四岁。姑妈家的土坯房有一个破洞,我最爱蹲在洞旁,往外看路上来往的车辆和各色行人,表哥却最不能忍受屋子上伤口似的洞。他放学回来第一件事,就是用泥土夯成块,把洞塞好。等他第二天上学后,我就站在那洞口摇晃身体。我不明

着去拆洞,只管靠在那里摇晃,晃着晃着,身后的泥块轰然倒出去,洞又出来了。表哥回来再填洞,他走了我又去重复第一天的动作。表哥在电话里旧事重提,说:“小时候的你那么顽皮,真让人受不了!”多么奇怪,表哥说往事的语气分明是快乐的,远去的苦难童年,如今在我们心头泛起一片温暖的记忆。

姑妈去世时我没能去,是小弟和母亲赶去奔的丧。表哥说:“已经有十年没见到你了!”是的,平日我们这些如蝼蚁般生活在尘世的人,总是在为生活奔忙,相聚是奢侈的。但这通电话,分明让我感受到亲情的分量。龙应台在《共老》里说兄妹亲情:“我们不会跟好友一样殷勤探问,不会跟情人一样常相厮磨,不会跟夫妇一样同船共渡……”

表哥打来的半个小时的电话,让我明白,所谓亲情,是十年未见,你想起我来,依然是一颗最热烈的心,依然不忘相处的每一个细节。我们散落天涯,互不见面,却永远不会忘记彼此!